

大运河文化论坛·让诗经文化“活”起来

中秋节前夕，宋保树的又一幅《诗经》题材剪纸作品《中秋月圆》创作完成。作为国家一级剪纸师、“河间剪纸”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以及《诗经》再生地的农民艺术家，近3年来，69岁的宋保树集中创作了一批《诗经》题材剪纸作品。《诗经》中的经典传说、远古场景、人生百态跃然纸上，诗经文化有了新解读、新表达，变得鲜活灵动起来。日前，记者就此对他进行了专访。

宋保树： 巧手“剪”出诗意生活

本报记者 魏焕光



次做出来后，请董杰老师看了看，他说我剪出来的鹿没表现出“鸣”的意味，并给我解读了整首诗的诗意，修改后的作品董杰老师很认可。

我从小跟奶奶学剪纸，用一生把剪纸技法从单色剪纸拓展到染色、衬色和多层套色剪纸，但这次剪《诗经》题材作品，运用的是传统的单色剪纸。我认为，诗经文化很古老、很质朴，用中国传统剪纸艺术手法更适合。我的《诗经》作品中只有《鹤鸣》用了衬色，并且还和陶瓷文化相结合进行了二次创作，我请景德镇的艺术家给我做成了300多个陶瓷赏盘，更具有收藏价值。因为瓷盘上的图案是烧制上去的，比起剪纸作品流传更为久远。

二十四节气剪纸融入诗经元素

记者：您能否以《鹤鸣》《卷耳》《蒹葭》作品为例，说明一下具体创作思路？

宋保树：《鹤鸣》以飞鸣的鹤、水面和初升的太阳，展现《小雅·鹤鸣》中“鹤鸣九皋，声闻于天”的意境，激发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正能量，激励人们要像鹤一样一鸣惊人。

《周南·卷耳》是以阴剪手法创作的剪纸作品。作品主人公是一个思念征战丈夫的女子，配以倾筐、卷耳、远山、大雁等景物，深刻衬托出女子怀人思归而又支持丈夫忠心报国的可贵精神。这幅作品彰显传统剪纸艺术的同时，也间接寄托了劳动人民珍爱与和平、期盼亲人团聚的美好愿望。

《秦风·蒹葭》这幅作品，图案以或隐或现、或远或近的女子、湖水和秋天带霜的芦苇为画面，如梦如幻，寓意丰富深远。

我想表达的寓意是，追求美好理想的过程绝非平坦坦坦、轻而易举的，常常是充满了艰辛、曲折和反复。这幅作品可以激励人们励精图治、不畏艰难险阻，朝着自己美好远大的目标不遗余力地追求。

记者：这3年，您创作了多少《诗经》题材的剪纸作品？还有什么样的创作计划？

宋保树：疫情期间，我集中创作了《蒹葭》《卷耳》《鹿鸣》《关雎》《绵绵瓜瓞》《鹤鸣九皋》等大小十几幅作品，这些作品走进了学校、河间妇联、沧州博物馆、诗经大讲堂等地展出了十余次。

目前，我正着手准备更大的工程，那就是把《诗经》300多首诗全部剪出来，一开始作品定型没想好，在做《鹤鸣》时思路逐渐清晰了。我准备都做小尺寸作品，以圆形图案为主，这样既方便展出又好装裱。另外，我想剪一个以二十四节气为题材的系列剪纸作品，里面融入诗经元素，把《诗经》涉及的相关动植物，放到相应的节气剪纸作品上，用动植物的变化体现二十四节气的变化。目前《立春》作品已经做出来了，我剪上了燕子、柳树，体现《诗经》里“燕燕于飞”的景象，但还需要修改。目前我的孙子也在学剪纸，只要他肯学我就会培养他，让他在学习之余把“宋氏剪纸”传承下去。

37年来，张华北致力于生态文学创作，除创作南大港湿地生态散文外，还受国家林草局特邀，行走十几省市，写下了长篇报告文学《八步沙作证》《武夷山组曲》《丹顶鹤的那些事儿》等40多万字林业生态文学作品，其中合集《延伸的绿色长城》出版为英译本。6篇生态散文在《人民日报》刊发。2020年，《苇荡千年》获首届生态文学一等奖，《盱江流蓝》获全国徐霞客游记征文赛一等奖。

张华北： 生态文学践行者

本报记者 高海涛



张华北在采风

大洼生态 启蒙了他的生态散文

13岁，张华北随家人从四川北迁至南大港农场，犹如湿地的一棵芦苇，扎下了根，这一扎就是60多年。

南大港湿地，老百姓称作大洼，是退海之地，古黄河泛滥冲刷之地，古来的泄洪区。1957年围堤成为蓄水库，周边开垦种植，成立南大港农场。神奇的大自然就安放于这一片湿地。

历史上，这里的民众靠洼吃洼、靠水吃水，养苇、治鱼、围雁、晒小盐，在独特地域环境里生生不息。

从小学到初中到插队劳动，插秧、割稻、捉鱼、打芦苇蒲草，从干农活到当工人。神奇的大洼，给了张华北无限遐想。大洼不仅是农场的水源地，也是飞禽、鱼类、陆生动物、昆虫和野生植物的生态园。时间一久，张华北在感受大洼广袤与美丽的同时，萌生出了创作的冲动。

特别是经历过湿地的干涸与恢复蓄水，看到满集市被猎杀的飞鸟，张华北感受到了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、感愤野生动植物被人类蔑视与伤害。他的文学笔触很自然地伸到生态环境抒写中。抒写这片湿地的生态之美，抒写人文历史苍凉之美，抒写这方水土上的人性之美。由此，生态散文成为张华北散文创作的重心。

1986年，散文处女作《渤海早晨》在《生活日报》发表，标志着张华北生态散文写作的生涯的开启，从此一发不可收，陆续创作发表了《大自然敬畏的《大洼如歌》《大洼秋韵》等；对大洼生态忧思的《大洼蛇行》《大洼黄牛》等；还有表现对大洼人坚韧刚毅、粗犷豪迈性情的《大洼江》《月色大洼》等。2003年，他的第一部生态散文《大洼如歌》集结出版。

在《大洼如歌》序言中，时任中国散文学会会长的林非写道：“华北先生欣喜地抒写着这里一年四季中美丽的风光，抒写着里种种的树木和花草、飞禽和走兽。他揣摩着那里的周全、熟稔和逼真，如果没有经过许久的体察与认真的揣摩，肯定是无法达到这一点的。在阅读着这些篇章的时候，我不由得想起了法国作家布封笔下的那些篇章。在勾勒每一种具体的对象时，华北先生确乎是显出了博识和精确的笔触。”

广袤大地 行走出他的生态文学

2007年初冬至次年春天，正值东北最寒冷的季节。张华北接受了国家林草局、中国散文学会的特邀，创作濒危野生动物丹顶鹤的散文集。丹顶鹤是中国本土一级保护动物，国鸟候选鸟。

张华北自费考察丹顶鹤栖息地、越冬地、孵化地，远赴江苏盐城丹顶鹤自然保护区、山东黄河三角洲、辽宁双台河口湿地、吉林莫莫格湿地、向海湿地、黑龙江扎龙湿地，最远到达兴凯湖湿地等保护区，一路向北，追寻丹顶鹤的身影，实地采访、收集资料。幼年少年时期的艰苦生活、青年时期的勇于吃苦，给予了张华北坚强的意志，他纵跨6个省，行走4000多公里。

张华北经常夜晚乘坐火车，早晨到达。然后，带上几个面包和一瓶水，步行或骑自行车进入湿地。空旷的湿地里僻静无人，有时在丹顶鹤饲养基地，站在大窗外观察丹顶鹤，一看就是一个小时。晚上回到城里，住十几元一间的旅店，在昏暗灯光下做笔记。在收集诸多资料和实地考察后，创作的《丹顶鹤的那些事儿》，2010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发行，成为国内第一部丹顶鹤散文集，融文学性、知识性、科普性为一体，被多省市列为读书月百部推荐书目，张华北也荣幸地被誉为丹顶鹤的代言人。

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。10多年来，作为国家林草局特邀作家，张华北深入新疆、甘肃、宁夏、四川、重庆、黑龙江、广西、桂

林、福建等地，采访林业战线生态保护、林业成就、国家公园等，创作了大量的散文、报告文学，作品多达40多万字，有的发表在《中国绿色时报》和《生态文学》，有的收入《绿水青山看中国》（一、二集）、中国天然林保护20周年、新中国70年林草采风散文集等。2021年，出版了报告文学集《山水如画小康路》、英文版《延伸的绿色长城》（合集）出版发行。

在多次采访中，为赶时间，时常是早上把行李装上车，一天不停地奔波、采访，晚上到下一个县住下，已是夜晚10点多。他还要整理一天的笔记，直到深夜。在敦煌西湖自然保护区无人区的戈壁滩上，他乘越野车颠簸400公里，寻觅野骆驼、普氏羚羊的踪迹。

2005年9月22日《人民日报》编者按称：“他善于将自然、社会、人类有机地融为一体，展示了作品的道德和理想之美，是一位很有特色的散文作家。”

理性思考 升华了他的生态文学

张华北说：“走出大洼，放眼看生态散文的意义。在地球这个大家园中，人类充当着高级动物群体，理应承担生态伦理文明进步的责重。人类生存环境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方面系统组成，生态文学作品应是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两大方面，作家更为关注的是自然生态环境。”

人类的生态环境不是孤立的，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和半个世纪以来科技的突飞猛进，人类作用于自然环境各方面的力度逐步加强，社会矛盾的叠加，人类和自然环境、社会环境系统的关系日益尖锐化，热带雨林的减少、臭氧空洞的扩大、渐进的温室效应、土壤沙化、生物多样性缺失、淡水资源不可逆减少、战争、新生传染性疾病、盲目城市化等对生境的破坏仍在加剧。

1982年有生态经济学家说，外敌入侵，中华民族用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，打败了敌人；这一次的危机则是生态、环境恶化，需要全国人民筑起宏大的绿色长城抵御之。这并不是危言耸听。

张华北经常思考，科学是一柄双刃剑，任何科学技术的表现，都会造成转化能量功率的提高，加速无效能量熵值的集聚，增加人类生活环境的无序和混乱。建立低碳社会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人类唯一的正确选择。作为一个作家，对人类生境的忧患和呐喊具有崇高的社会意义。

我国的生态散文，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初，背景是全球经济迅速发展往往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。许多作家在人类生态环境恶化下，用笔讴歌自然的美好，谴责人类自身破坏生态的丑行，呼唤人类将自然环境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母亲，善待自然、保护自然，表达对生态伦理、环境道德的忧患和对生态资源的担忧。关注生命价值，寻求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我的和谐，形成了生态散文的积极意义。

在生态散文中，你可放开眼界关注整个国家、整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也可关注一个生态环境的角落，即某一地域的生态环境，窥一斑而知全豹。

生态散文不仅具有审美价值，同时具备对热爱自然、保护自然、呼吁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意义。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，都应是一个生态保护主义者和生态文学的热爱者或参与者。

“大洼是我的创作源泉，我会继续以沧州沿海湿地为创作基地，深入挖掘沿海湿地的素材，创作更加贴近人民群众、贴近生活、纵跨古今的大洼题材作品。同时，走出大洼，面向全国和世界，拓展创作领域，重点关注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，创作不负自然、不负时代、不负人民的精品力作。”张华北说。

诗经文化给予创作灵感

记者：是什么契机让您产生了剪《诗经》题材作品的想法？

宋保树：《诗经》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，是绽放于世界文学艺术之林的奇葩。河间是《诗经》的再生地、毛诗的发祥地，受《诗经》影响非常大，诗经文化已成为河间的文化名片。我觉得作为《诗经》故里的艺术工作者，有责任和义务弘扬诗经文化，而《诗经》里风物多样，丰富了剪纸作品的创作题材，给予了我很多创作灵感。

记者：您的第一幅《诗经》题材作品是什么？创作过程是怎样的？

宋保树：2013年，我剪了第一幅诗经题材作品《<诗经>故里》。那时候，从河间回到沧州，还有各级媒体，“《诗经》故里”提得很响亮，所以我萌生了创作这么一幅作品的想法。作品上方是一个牌坊，配龙凤花纹，下有献王刘德肖像，端坐案前，案上放《诗经》竹简，左配四篆字：“《诗经》故里”。这幅作品从构思到剪成，足足用了半年时间，主要是构思过程比较长，比如怎么体现《诗经》故里，《诗经》题材画面怎么和河间故里结合起来等等。作品经过修改后，大获好评。

将剪纸艺术和陶瓷文化相结合

记者：此类作品创作最大的难题是什么？剪纸技法是如何运用的？

宋保树：诗经文化博大精深，要想成功呈现，首先必须对《诗经》有所了解，这是第一个大难题。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田国福、董杰等《诗经》研究领域专家的指点。董杰老师还专门送了我两本书，一本是《思无邪》，一本是《诗经名物图释》，我还有田国福等老师编著的《诗经长物》。

另外一个难题就是构图，字用什么体？图用什么图？图文怎么结合？这些都需要认真考虑。很多作品经过反复修改才能表现出《诗经》原意。比如《鹿鸣》这幅作品，我前后做了两次，第一



宋保树在剪纸



大河向东 博施南北 林鸽运河文化油画展在沧举办

本报讯（记者魏焕光）秋风送爽，丹桂飘香。10月6日，林鸽先生运河文化油画展在博施博物馆开幕。此次展览共展出林鸽运河题材油画作品30余幅，运河风物、四季风情尽现画面，透露出林鸽深深的运河情结。

油画展由沧州市文联、沧州画院、博施文化工作室主办，从10月6日至10月16日，为期10天。此外，林鸽先生油画艺术工作室也随之落户沧州博施博物馆，工作室将成为“永不落幕的展览”。

林鸽祖籍广州，幼居扬州，工作在沧州，后调入河北工业大学任教。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性画展并获奖，作品《向前、向前、向前》获庆祝建军60周年全国美展佳作奖，《山里人》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，

《三月阳光》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，《瞬间》入选台北第五届国际版画双年展，《秋天的歌》入选中国油画风景展。他还多次在北京798艺术园区、北京宋庄艺术园区、沧州师范学院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，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。

林鸽有艺术世家的基因，更得到了大河大海的滋养。他的一生没有离开过大运河，调到天津后，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回沧州运河边的家，对运河怀有深厚的情愫。这条河已经融入他的生活与生命当中，更成为他艺术创作的不懈源泉。几十年来，林鸽走运河、看运河、画运河，用心灵感受、用画笔记录下了大运河不同时期和四时不一样的美，本次展览展出的作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

运河贯通南北，恰似林鸽的人生轨迹，从南到北，弯弯曲曲，九九归一，汇入大海，他的人生轨迹也折射了他的艺术个性。林鸽的油画平实又热烈，安静又蓬勃，简约又丰富，细腻又粗犷，开阔又明朗。四季轮回，草木荣枯，在他的画面上都是一派安宁明亮。正像林鸽的个性，坦荡、真诚、阳光，虽年过花甲，依然像一个率性的大男孩，永远是一个艺术的旅行家。

这次油画展的策展人曹羽说，林鸽运河文化油画在老博施旧址开展，是两个运河人家在运河拐弯处的拈花一笑，也是艺术情怀遇见了文化情怀的心心相印。这个情怀很大，直接通达大海，归于博大、浩瀚。